

石勒探案

1

添加修正版

鄭炳南小說

多情未必不丈夫

HONG KONG POLICE

添加

探案前傳全新演譯
情節高潮迭起
人物驚心動魄

香港警察
HONG KONG
POLICE

石勒
SHI LIU

警務督察
INSPECTOR

RENEWAL

31/03/2000

委任證
WARRANT
CARD



IS996369753

在這個號稱現代化先進文明的國際性城市中，公義就像洋葱的核心，你一層又一層剝下去，最後才發覺一無所有。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書名 多情未必不丈夫 (石勒探案之一) 全新添加修訂本
原著 鄭炳南

出版印刷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
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十號新寶中心一樓 106 室
電話：2353 5856 傳真：2329 6585
香港九龍城郵政信箱 8 9 3 1 1 號
網址：<http://www.hkauthors.com.hk>
電子郵箱：info@hkauthors.com.hk
aforward@forward.biz.com.hk

發行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
香港九龍九龍灣宏通街一號啟福工業中心地下六號
電話：2381 8251 傳真：2397 1519

版次 2006年2月初版
國際書號 ISBN 962-16-0199-1
©2005 Forward Book Co.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

鄭炳南小說

多情未必不丈夫

(添加修正版)

石勒探案

(一)



科華圖書出版公司

在這個號稱現代化先進文明的國際性城市中，公義就像洋葱的核心，你一層又一層剝下去，最後才發覺一無所有。

目錄

多情未必不丈夫	9
不知老之將至	119
人到無求品自高	143

船到橋頭自然直
.....
163

不招人忌是庸材
.....
189

事無不可對人言
.....
225

飲食要訣緩暖軟
.....
259

後記
.....
293

多情未必不丈夫

從時間長河中看來，一九八五是稀鬆平常的一年。

那年，說得上轟動世界的大事只有幾樁，除了鄧小平在北京接見基辛格，就是王贛駿乘挑戰者號航天飛機進入太空，成為第一位華裔宇航員。怎看怎說，法國小說家克洛德·西蒙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算不上是件大事。

也許有人會從歷史的角度說，那一年，中國在南極喬治島建成第一個南極考察站「長城站」和在八月發現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，才是具備時間意義的大事。

能讓三、四十以上歲數的人回憶的，相信只有那一年打平就能出綫的中國國家隊竟然輸給了香港隊。中國足球隊因此只能名列小組第二，未能進入東南亞決賽，第三次衝擊世界杯宣告失利。

一九八五年七月的香港，正在上演電影「鐵金剛勇戰大狂魔」，售票窗前沒有像以前一樣，出現



隨着時間的過去，血氣方剛的石勒從一個相信法律，相信正義，相信真相，相信真理的無知青年，逐漸蛻變為不理世事，努力工作，屢建奇功的中年警察。不過，石勒檔案裡的評語就像命定烙印，注定他這一生只剩下革職和永不能升職的兩條出路……

為了觀賞女皇御准特務007的殺人不必負責特權，爭先恐後排隊的轟動效應。

那一年，升斗市民沒有關注到，中英兩國同意把八四年簽署的《聯合聲明》送交聯合國登記是何等重要事項。感不到中英聯絡小組正式成立和展開工作——象徵香港就在這一年踏上回歸祖國的第一級階石。

許多年之後，石勒才醒悟，一九八五年是他人生的轉捩點。

許多年之後，石勒才理解唐佳騏太太在丈夫墓碑上鐫刻了那行墓銘誌的意思。

就在那一年，死因調查法庭裁定，唐佳騏督察死於醉酒駕駛，威廉斯高級督察是死於連轟自己胸口六槍的自殺事件。

那一年之後，石勒才懂得，在這個號稱現代化先進文明的國際性城市中，公義就像洋葱的核心，你一層又一層剝下去，最後才發覺一無所有。

隨着時間的過去，隨着死因調查法庭報告被編錄成為一個檔案數字。

隨着今天成為昨天，前天變成歷史。當人人相信歷史的名字叫做「事實」，又名「真相」的時候，唐佳騏督察的名字就這樣一天天地在人們嘴上霉爛……

這時候，石勒才醒悟墓碑上面那短短二十三個字的份量。

「他留下真實、公義和誠信，因為他知道自己只是一個公僕。」

星期一

二

石勒推門進去，站在會議桌兩邊爭吵的警官沒停火的意思，也沒人扭頭瞅他一眼。只有施順思高級督察朝他打了個眼色，示意旁觀等候。

「……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有這個規矩，容許他這隻臭手伸得這麼長？」馮伯納督察憤懣地說，顫動的手指戳着桌子另一邊的唐佳騏督察，麻臉上的疤痕一個個紅得發紫。「我的案件只有我說的算，你想詆毀我？甬想。」

「湯，你認為我也沒有說話的權利？」站在唐佳騏身邊的重案組刑事參事，威廉斯高級督察皺起眉頭，盯着這個失去分寸的跋扈警官。

「不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長官。」馮伯納慌忙朝身旁兩位直屬上司瞧了一眼，他指了指站在門邊的石勒，解釋道：「史提芬指揮一隊，勞倫斯管他的二隊，我有我的三隊，從來井水不犯河水。大家都知道誰也不能伸頭過牆，這是警隊規矩，紀律部隊的保密原則。」

「你沒看檔案？」威廉斯冷冷地問，「上面有我的簽署，是我指示他接管案子的。什麼時候，什麼人給你有質疑、違抗命令的規矩？」

「我、我……是這……這樣……想……」馮伯納困窘地分辯，眼珠左右滾動尋求援救。

石勒警一眼上司，瞧見重案組掌舵人甄重鮮警司微微咧開嘴角，顯然不願表態。

辦公室裡的警官都是這個人的部屬。高級督察施順思和威廉斯是他的左膀右臂，石勒、唐佳騏和馮伯納是支隊指揮。但是，上司的身體語言在告訴手下，他對刑事參事威廉斯在行動指揮施順思放假期間，命令唐佳騏越俎代庖，接管馮伯納手裡案件這回事拒絕表態。

「威廉斯，」施順思硬着頭皮，說道：「你知道我剛回來，聽起來真是一頭霧水，這是怎樣一回事？」

威廉斯的視線緊釘住這個好好先生。「在你放假這兩個星期中，湯把這件強姦案搞成一個科學鑑證笑話……」

「我反對，科學鑑證就是科學鑑證。」馮伯納滿腹委屈申辯，「科學和民主人權一樣，是不能質疑的普世價值和普世標準。長官，法庭已經表態，答應會從新角度考慮咱們提供的間接證據。香港的法官從不排斥新思維、新事物。法庭同意，香港必須跟上先進國家步伐，警隊總得與時並進，我們引進的是美、英兩國的最新破案經驗。」

唐佳騏督察搖搖頭，平靜地解釋。「你沒有指紋，沒有證人，受害人認不出強姦者……」

「受害者曾經在黑暗中呼喚，你是誰？那傢伙回答，我是阿強。」

「你知道，這不算什麼證據。」

「我們在受害人的底褲裡找到精液，找到那傢伙內衣的衣物纖維，還有那根毛髮。」馮伯納憤懣地打斷對方。「在顯微鏡下，它跟那傢伙的陰毛一模一樣。證據確鑿，容不得他呼冤叫屈。他沒法子向法官和陪審員解釋褲襠裡的東西，怎會出現在受害人的底褲上。」

「你當差這麼多年，知道什麼叫巧合？這傢伙專門跟警察開玩笑，喜歡把相同的東西拼在一起，考驗我們的能力和想法。衣物纖維和毛髮相似可能是巧合，不是可靠證據。沒有目擊者，缺乏可靠證據，我們不能憑間接證據，只靠推理去草率決定別人命運。」

「你認為的不可靠證據名叫科學鑑證，開明的警察和開明的法官一樣，會跟隨時代進步接納嶄新辦案方法。」

「范永強有可靠的不在現場證據，有三個人的口供證明案發時他在三公里外家中。」

馮伯納朝上司解釋，「那個連話都說不清的老太婆是他的母親，另一個二十五歲男人是分租中間房的房客，有吸毒前科。陪審團會像我們一樣，質疑這二份供詞的可靠性。」

「那個大廈管理員呢？他跟嫌疑犯沒利益關係，不會為他編造假話。」唐佳麒緊追不捨。

馮伯納寸步不讓，說道：「有經驗警察是明知他撒謊也不讓他知道。有那個大廈管理員會承認當值時候曾經打盹、偷懶的？」

「等一等，」施順思高級督察作了個中止手勢，徵求認同般對威廉斯說，「這樣爭拗不是辦法？我提議大家坐下來，讓湯先分析案件，再由勞倫斯說他的看法。」

看見甄重鮮警司微微領首，威廉斯就表示同意，說道：「湯，你說吧。有多詳細就多詳細。」

「是的，長官。」馮伯納督察喉咳一陣滾動，他撿起案卷，略為翻了翻，充滿信心地介紹起案情來。

三

二十五歲姑娘蘇倩林和疑犯范永強是小學同學，十五年後偶然重逢于街頭，當范永強知道她還雲英未嫁，便像吞了興奮劑一樣，死磨爛纏的追求起她來。

受害人承認，一開始，疑犯的花樣百出手法打動了她。他可以長時間站在她家樓下，如癡似狂般地用手提打電話，哀求她一次次從窗口伸頭出來打招呼。

范永強製造驚喜本領可讓人意想不到，她從郵差手裡收到的鮮花和禮物花樣繁多，目不暇給。

不過，蘇倩林是一個事業型現代女性，日子一久，覺得這些手段接近走火入魔，那些在半夜三更打來的電話，嚴重妨礙到自己的作息生活。

後來，這個善於辭令男人經過頻密造訪，取得大廈管理員好感後，不斷利用坐在管理處聊天機會，

藉故跟那些離開蘇倩林家的男性訪客搭訕閒談，旁敲側擊地暗示自己已經是她的真命天子。

親友的詢問使蘇倩林勃然大怒，拿起電話就是一頓劈頭蓋腦臭罵。疑犯極力岔開話題，頻頻道歉，要求給機會見面，讓他為失控行為賠罪。

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晚上十時，蘇倩林赴約去到疑犯經營的布疋行，用疑犯以前給她的鎖鑰開門進去，坐在經理室裡等他。

約莫三十分鐘後，受害人感到疲暈，躺到沙發上小睡片刻。遽地，她感到周圍一黑，睜開眼睛見燈光熄滅。她感到黑黝黝中有人移動，不滿地問：「阿強，不要玩啦，我沒心情跟你癲。」

這時候，眼睛開始看到一些模糊影像，黑暗靜得帶着寒意，似乎有人在裡面移動，惶恐陡地從頭罩下，她顫抖地喚，「你、你是誰？」

過了一會，約莫在房門地方有人抑低聲音回答：「我是阿強。」

蘇倩林吁了口氣，啐了一口，「嚇死我了，快開燈。」

過了一會，見阿強還沒開燈，她站起來摸索着要去拉窗簾，讓外面的街燈透進來。

猝然，一只大手掌倏地掩住她的嘴巴，一把冷酷聲音在她耳根說：「你不聽話，就死在這裡。」她感到一把冰冷刀鋒緩慢地劃過顫慄的喉嚨，然後，一團令人作嘔的臭布塞進嘴巴。

「噢，范永強，你這個下流胚，你怎能這樣對我？！」悲憤像溶岩一樣在她心裡翻騰。她感到他在除掉自己的衣服，眼淚就沒止境地從臉頰淌下來